

石

匱

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五十二

明 鈕而張 岱著

揚名揚最揚先純列傳

揚名遂寧人以及第為翰林編修嘉靖十一年秋彗  
星三見詔求直言名應詔陳言謂 上喜怒失中然  
陟未當宜奮力自省 上曰名謂朕忠天革朕愆不  
能知所以省明言之名再上疏曰臣以災異修省妾  
有建白繕奉 聖旨令臣明言捧誦之餘不勝悚懼

臣自惟涵養未至氣之和平學問未明言多踈謬重  
煩明旨驚悸傾越無地自容既伏思省所以有言定  
出犬馬一念苟復畏罪隱然或支離遷就以求幸免  
非臣本心不避誅殛謹以所聞見出於臣民公論者  
為 皇上明言之臣惟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  
表而汪鏊者小人之尤也心行反覆舉動乖張志巧  
逢迎私圖報復頃者吏部尚書有缺 皇上慎重其  
人不以輕畀乃反屬鏊豈謂鏊賢諸臣命下之日大

小臣工莫不驚愕雖閭閻細民亦謂處非其據臣恐  
在位日久用舍日謬矣武定侯劾助奸回陰詐阿奉  
權貴外觀氣象亦知其為險人也 皇上使久典戎  
務屢代祭祀與議朝政及不自肅飭肆意猖狂太常  
司掌禮儀所以敬事神祇宗廟事並福祿光永國祚  
者近乃使陳道瀛全贊仁輩庸惡道流充御秩宗平  
居飲酒食肉貪財好色其又何能潔誠精白贊助明  
裡臣愚妄以為是數臣者群心皆曰不當用也而

皇上用之豈亦聖心之偏於意者耶臣又見皇上踐祚以來在廷之臣條建議論識見偏執言辭純謬上觸天威自取罪戾者固非一人但跡雖難恕心實可原薄罰之後創懲已久况皆崇朝作養才能文行各有可觀共遺我皇上共成光明之治者也而終恣於廢棄老死已乎臣愚妄謂是得罪者群心皆曰當矜宥也而皇上亦未能釋然豈亦聖心之偏於怒者耶至若稽復天地神祇宗廟之祀以備一代之

制甚盛也。但未免工作屢興財力并誦採運木石燒  
造輓瓦裝載仄料所至騷然民無寧日則閭閻之下  
形諸愁歎以疾太和者當亦不少又如真人卻元節  
者得以共術過蒙採聽於內府修建齋醮此雖 皇  
上祈天永命之心但禱祠之說自古無驗乃不惜糜  
費使之頻舉舉徒倡倡搗鼓求福演法大內且命左  
右大臣共事奔走遂令不肖之臣妄為依託開有昏  
夜乞哀出共門者亦不能必其無市恩假威黃絲償

事之失也夫以 皇上敦一之專臣民祝頌之誠感  
格天地百男萬壽可以坐致少使吳端小術攘以爲  
功書之火冊後世謂何凡此皆 聖心少有所偏者  
故臣敢爲內照自省及戒謹恐懼之說進誠欲 皇  
上遠稽堯舜所以德高群聖治冠百王者不外此心  
之中和也臣昧遠賤士矇替狂言干冒雷霆莫知死  
所惟 聖明陰憫再賜垂察疏入 上大怒謂名託  
言災異脅制朝廷泛引旁作亂法怨君令錦衣衛執

送鎮撫司刑訊汪鑑疏名四川人為揚廷和同里廷  
和與爭欲議禮不合去位其黨思為報復故攻擊及  
臣上益怒命危主使名瀕死數次竟無所指第言  
疏草持示編修程文德為改定數語遂并送文德下  
獄兵部侍郎黃宗明疏求上以宗明即是主使執  
送鎮撫司并鞠以聞竟不易詞上并下名文德法  
司擬罪凡再擬皆不當乃特詔名誚成文德降邊方  
裸職宗明對品外調



揚嚴財洪人正德中以進士歷工部郎中出知寧波  
府擢一蒼頭一收匿抵官舍旦暮二炊蔬菽而已榻  
服布衣翰濯屨笑寧波美之謂震畏四知求去三惑  
不足多也最樸實淳厚而方米不能媚人當道深嫉  
之共為政抑豪右惻惻養聽斷訊決伏贖無滯時或  
矯枉過正人知其不虐無告仁心自然也竟調黃州  
去之日父老遮擁大恸已留其履襪生祠皆穿敝僅  
撥而已累官太僕寺卿武定侯郭勛以方士段朝用

見曰能化物為金銀 世宗信之時御體方病悅朝  
用欲權委東宮監國自解調攝最上既曰伏墳 聖  
諭權委東宮監國大小臣工聞之共駭揆厥所繇  
陛下得一方士欲假之調攝修養也夫古聖帝明王  
未有出克舜禹湯文武者也克舜禹湯文武之德之  
功昭然可知未有妻子監國自託修養者也克舜性  
之禹湯文武身之非不知修養練道可以成仙雖知  
之不可易而學之不可易而學亦不可易而得也不

易得所以不輕學夫豈謂充舜之時無仙人充舜之  
智不能仙人哉有學仙之術有成仙之人夫要所居  
不同所事所異 皇宮內院豈有白日罪天者哉孔  
子問禮老聃出曰猶龍；即仙也孔子非不知老子  
之為仙不可學也不可學豈可得哉臣待罪僕寺傳  
聞諭旨始則驚駭繼以感悲犬馬之誠有如周昌期  
期不敢奉詔伏望 皇上端拱清穆恭默思道用純  
契天以孝格玄保復元陽聲色無適雖勞萬幾不費

一念特不求仙而仙不希壽而萬有千歲笑 世宗  
大怒下旨曰一杖痛一杖毋脫之時百官皆班朝杖  
半最死錦衣杖半數百官跪伏震懼隆慶初贈都御  
史謚曰忠節

楊允純華亭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行人改兵科  
給事中言事慷慨不避忌諱嘉靖季倭薄松江鄉民  
投入城者萬計官弗與入允純方在告詣府謁推官  
吳特來責之時來因請巡撫計出鄉兵引賊於遠入

鄉民三日夜乃盡先絕因促駕上京疏論事曰切見  
海寇為患 皇上遣將出師三載天督撫將臣數  
易置茲復侵犯南都直薄城下臣觀事勢未有底定  
之期今江南諸將縱橫潰亂率兵浪開陵道賊險自  
相蹂踐全軍覆沒當事不察咎端動請增兵增餉臣  
聞為將之道曰制曰法曰謀將不得人則法制謀三  
者不備增兵增餉夫復何益臣又根極本源獎有不  
專在外者誠以近日督撫之命不能行有司夫督撫

之命何以不能行有司也緣督撫在外其於京師要  
路具有例金凡到任謝恩袵帶餽送禮名曰謝有所  
題清白送到封將以儀物禮名曰候歷任頗深營園  
更推或地方有事到希脫任或有罪求彌縫或失事  
求掩覆如此饋送數復不貲皆於有司手取之既取  
有司入其牢籠則何以責行命也臣痛心疾首不能  
已言清源正本惟在廷大臣是望伏乞勅下閣部當  
事洗心滌慮正己奉公割絕朋昵之私汎掃苞苴之

習以弘濟特艱共紓民難 肅皇帝題之允純疏蓋  
指相高光祿寺有丞胡晉者於大學士呂本為兒女  
戚貪污不飭允純與御史張巽言巡視光祿言膏收  
糶混同子老偽增物價至數百金劾膏過當請從嘉  
靖初年馬謙盜內府賦物例罪在可殺下法司嚴問  
膏言玄興隆重臣不敢不敬物子糶嫩小故全收  
老鷲其他諸物允純憎臣揀取太精作言之齋進之  
用取共可耳何必余、允純自欺誇玄修誣臣增價

上大怒詔錦衣並逮膏允絕等送鎮撫掠治獄上  
上調異言膏外任特詔論允絕死繫獄若五年星殞  
如雨占者言答在臣下不忠遂出被刑隆慶改元進  
贈光祿寺少卿予祭蔭

石厓書曰 肅皇帝領下逆鱗數尺櫻之慨死而言  
官及多強諫則防川之不及防口也明矣海綱峯序  
突特甚而 世宗不肯以桀紂自待再肆優容則人  
定之亦能勝天也不其然哉是以終嘉靖之世前有



伯修後有椒山而三楊又齧斲其間骨鯁之臣聚於  
一族吁嗟楊氏亦多才矣

石匱書卷第一百五十三

明 鈕南張 岱著

楊爵周天佐浦毓劉魁周怡列傳

楊爵富平人家貧二十始發篋讀書兄為邑掾以他  
累連爵爵從獄中上書白兄冤令見書說曰奇士也  
立出之舉嘉靖八年進士授行人奉使楚藩還朝

上方集議郊祀之禮爵言臣輅車至湖廣見百姓多  
菜色茅篋操刀割草向甯啖道旁假令周公禮文盡

行何補於老羸饑饉之艱臣敢冒死請 上為下疏  
發賑改御史念母老乞終養母卒廬墓三年行却使  
者薦起補原官疏請慰人心以隆治道共答口臣后  
林下九年誤蒙 聖恩起臣以耳目之官伴得慙慙  
糾失臣竊見國事日非國恩未報痛哭流涕舉目前  
所見有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請為 皇上直  
陳無隱臣惟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為安以災為利  
以可憂為太平法家拂士日遠而興讒諂而欺之人

俱使聖明不知鑒戒而日事宴安終成盛壞不復可  
以救藥矣世平夏秋恒陽不雨畿輔千里無禾歷冬  
無雪元旦僅雪即止民失所望洵無聊此正 陛  
下撤梁減膳率群下為恐懼修省之日也而大學士  
夏言數人者方以為靈瑞而稱頌之不幾以安危利  
災以大可愛者為樂耶孔子告顏淵為邦在遠佞人  
如言等所謂佞人非耶荆國公却勛中外皆知其為  
奸惡寔朝廷之蠹也顧聖德優容不恚即罪神謀遠

慮或自有所處臣愚以為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  
之於微道之於漸則朝廷優禮大臣體貌未失而武  
勳餘裔亦得以善其終若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其  
貽害於天下必深矣凡此任用匪人其足以失人心  
而致危亂者一也古者民勩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勩  
食不得而頗連無告委命溝壑以至於死亡臣近巡  
南城西月中求骸死者八十一人此南城一郭耳其  
諸五城尚未知有幾也其外而至千萬里之遠又未

知有幾也此皆 陛下之赤子望豆蔬延須臾之生  
而不得正 陛下憂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  
土木之功十年未止又以一方士之故差官萬里遠  
修甕塹浚明膏血而不知卹則民更何以聊生哉此  
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君臣每  
以勤敬之道交相警戒如克兢、辟業、禹惜寸陰  
文王日昃不食武王以敬勝怠故能壽躋耄期治隆  
熙泰 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為不遑寧處須臾一

歲於天下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而躬行之矣  
數年已來朝儀闕闕經筵輟講大小臣庶朝恭辭謝  
未嘗得一觀 天顏敷奏未嘗得一聆 天語今庶  
官入勤遠自萬里執不欲仰覲龍光以慰快覩之心  
而咫尺闕廷不得一見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  
益玩愒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  
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 聖王之世執左  
道以惑衆者殺今乃異言異服充斥盈廷金紫赤綬

濫及方外漢武求仙梁武佞佛數鑒在前臣不意  
陛下睿哲先物明見萬里而所為一至於此甚非

天子崇正遠邪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之道也臣恐風  
聲所及人趨異教貽笑四方取譏百世上累 聖躬

寔為不淺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古人  
有言主聖則臣直 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諫虛懷  
納諫狂直敢言之士往往殄宥故一時臣工敢以直  
言干冒天聽通年以來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



太僕寺卿楊最言出而身立死左贊善羅洪先等皆以進言為罪而遠禦魑魅臣恐自今而後懷忠抱義之士必深自悔藏為公軀之計孰肯發口論天下之事以自取死亡哉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伏願 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為不易戒飾夏言務篤忠貞以報國於勤勩則預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妄之術近端方之人以慰人心以祈天祐則莊敬日強而廟壽

千億宗廟社稷萬萬年無疆之福端在此矣上怒  
連繫詔獄杖幾死其冬九廟災詔求直言戶部主事  
周天佐上言曰陛下示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求  
言之切乃示人以言耳而獄史楊爵之獄木釋是未  
示人以政也臣聞詔書且下意曠蕩之恩必首及楊  
爵今陛下蒙恩宥臣辰轉思之心定未安况明旨既  
許條陳苟有所見寧悉終然國家置言官以言為職  
楊爵所言之事豈逃睿鑒惟以過直犯怒誠可矜察

而爵今在獄中已經數月且聖怒之下一則曰小人  
一則曰囚犯以盡言極諫為小人則為絀黜逢迎之  
君子不難也以奉直納忠為囚犯則為奸邪詐偽之  
官僚不難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陛下試一  
思之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於天心否耶昔人  
謂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履歷者爵既遭矣自非  
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直  
士寒心爵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而所關係聖德之

損益不細也臣願察爵之疏原爵之心特賜釋放仍乞明示嘉納不吝旌爵之忠謹以風天下之直則聖德如天地之大如日月之明錄此而天意不曰未之有也疏入逮下獄不勝咎掠三日死而巡按陝西御史浦鑑復自閔中上書曰臣竊近見工科給事中高時疏劾郭勛陛下特加高時俸級逮禁郭勛於理竊思楊爵春初所奏舉勛事陛下置爵於獄益因爵之言以觀勛之行察之真而後發也臣初不知

爵為何如人今行卻至富平察其平生况亡而挂冠  
養母母逝而廬墓三年足跡不至城市請謁不通公  
庭荷陛下錄用而積忠陳諫乃移事親之孝而為  
事君之忠也特旣蒙嘉爵亦當宥伏乞道遂朝宁之  
列使布請養之才必能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上不負  
明時下不負所學庶幾廣納諫之門作敢言之氣言  
路閉而太平之感治可期矣奏至微詣詔獄答之百  
與爵同匪獲爵曰爵不佞何以累公公固不自愛如

持政何鉉曰此吾地方之職也於公何與鉉繫案日  
死爵枕屍慟哭曰痛哉奈何以爵故死周君又死公  
也爵矣以生爵與天佐故不職而天佐出別室死守  
者不肯與爵相見爵痛甚哭之詩曰天上列星墮人  
間草木感滿胸卻是汝只向楮中流二人死爵益省  
愆自咎繫及明年工部員外劉魁以諫修雪堂下獄  
又明年吏科都給事中周怡以論大臣不和下獄爵  
自是得兩人共朝夕且懼甚忘憂苦既五年上修

玄牧神降於其請宥三臣爵於是興魁及怡幸徵神  
此荷 上思正祥之木稱月而 上為真仲造臺尚  
書熊浹極言不可 上大恚曰我國知釋爵諸妄言  
歸過者立至矣命即與給事中怡即中魁仍優就連  
爵時抵家方一日忽歸衣校至爵曰若後來乎校素  
敬爵慰之曰吾有他往特一省公爵笑曰吾知之興  
校同餘：麗攝校不能堪爵囑餘自若也餘已曰行  
乎校曰宜一入為別爵立屏前曰朝廷有旨見速吾

行矣即攬袂行復入獄怡與冠相繼踵至其冬久旱  
上祈雪不應恐加怒於三人禁絕不得通飲食爵曰  
必吾三人者餓死天乃雨雪乎投肘楊棟者見而憐  
之言於司官曰主上仁聖於三人者欲共生不欲  
共死胡可以非道相加使餓死耶於是予之通飲食  
而上亦終不加怒三人也又三年丙辰火 上於  
火光中聞神語呼三人名於是三人者得免釋矣爵  
歸二年有大鳥止於其舍爵曰楊伯起之鳥至矣兆



在戒乎越五日無疾而卒隆慶改元復爵官贈光祿  
寺少卿廕孫恒官左監丞而鉉及天佐魁皆贈廕如  
爵鉉字汝器文登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天佐字宇衡  
晉江人嘉靖十四年進士魁字煥吾泰和人舉人怡  
字順之太平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怡起為太常寺少  
卿使蕪濱瀕行疏陳定君志重詔令款大臣擇左右  
勤朝政立事忤旨調山東海右道僉事轉南國子司  
業明年擢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未至病卒

石匱書曰揚爵下詔獄九年扶不死幽不死餓不  
死既有天佐鑲為之死友而又有怡魁為之生友爵  
亦何修而得此也相宜其抵家一日聞達即行其真  
以囹圄為福堂矣乃若所尤異者爵諫雷壇諫左道  
而一則以英仙釋再則以火中神語釋則爵之得生  
也其真有神仙與無神仙也爵復何所措語哉

石廬書卷第一百五十四

明 叙而張 公著

林卯沈王徐吳董張趙卞列傳

林潤福建蒲田人以嘉靖丙辰進士除江西臨川令攝篆永豐盜賊猝起賊幾殆潤為盡城守便宜賊卞永置人尸祝之後推南山來道御史相為于世蕃置酒為別諸御史見世蕃不敢吐一語潤獨談座上世蕃數以目眴之既罷語共容曰吾見林御史貌似好

持巧巧者吾頃以目攝之彼必以我為忌之也且復  
遣人候之曰嚴侍郎謝女願無刺論當世事潤入白  
既劾鄆樞卿已與嚴氏結不解之仇之劾祭酒沈坤  
庾死獄中非共罪人多寬之口語藉藉潤亦深悔之  
思大有建白自解會泰州司李郭諫臣以事過嵩里  
工匠千餘方治園亭其僕為督司李至其跪不起從  
人減以瓦礫擲司李帽亦不禁或尤之曰我服孔大  
京堂科道官候主公門叱咤誰敢動此么魔何為者

諫臣遂發其惡跡具指於濶：得之大喜遂上奏臣  
巡視上江備防江洋盜賊多入逆軍羅龍文之家龍  
文卜築深山中米杆米埧有負險不臣之志素批嚴  
世蕃為主事之若奴隸世蕃自罪誦之後愈肆克頑  
日夜與龍文誹謗時政動搖人心近者假治第而聚  
衆至四千餘人道路洶：咸謂變且下測乞與正刑  
章以絕禍本疏入詔以世蕃龍文即付濶逮捕至京  
問濶下郭諫臣捕世蕃徽州司李采祈捕龍文自駐

九江勒兵以待二人被逮至京潤仍疏列世蕃若鄉  
驕奢淫虐諸不法事疏曰世蕃罪惡滔天積非一日  
近時不法之事又非一端任彭孔為主謀羅龍文為  
糾翼惡男嚴軫一等為牙爪窮克極懲無所不至在  
省城已占倉基又併吞宗室府第任袁州已占官地  
又侵奪平民居房改祝聖之寺以為家祠鑿穿城之  
池以象西海直欄橫峻宇雕牆巍然朝堂之規模  
也袁城之中列為五府南府居鵠西府居鴻東府居

紀慶中府居紀祥而萬興世蕃則居相府廊房迴繞  
萬間店舍環亘數里把四方之亡命為護衛之壯丁  
森然分封之儀度也總天下之寶貨盡入其家傾天  
下之庫藏莫比其蓄世蕃已喻天府諸子各冠東南  
雖豪奴嚴干謀客彭孔家貲亦稱億萬閭閻膏脂利  
削殆盡民窮盜起職此之繇而誇曰朝廷無如我富  
粉黛之女列居群房衣皆龍鳳之文飾盡珍珠之寶  
張象牙牀圍金絲帳朝歌夜絃右斟左舞荒淫無度

污濼網常而誇曰朝廷無如我樂養丁壯已二千納  
亡反更信其數精悍皆在其中妖妄盡藏於內則  
伐鼓而聚暮則鳴金而散故邦寧二劉相誼等數十  
百人明稱官舍出沒江廣劫掠士民淫污婦女府縣  
擒獲招詳明擬共家奪二良一等數十人陰養刺客  
昏夜殺人奪人子女誘人投獻半歲之間事發者已  
二十有七其他不知何限切思宸濠逆謀之初亦不  
過結納賊首誘致人受獻田土今世蕃不法典逆濠



無異且已藏禍心已著在朝之日伊藩與拱妾懷異  
圖世蕃受賂祈為脫免何異我事輩之交通宸濠乎  
居朝則為我宰居鄉則為濠以一人之身總群奸之  
惡雖亦其族猶有餘辜至嚴嵩罷冠百僚公然欺主  
世蕃問發雷州並未赴任使君南樵三月而返嵩乃  
朦朧請移近鄉既奉明旨復留在家以王言為不足  
恤以國法為不足遵惟知私恩不知公議茲非嵩之  
欺陛下乎世蕃之惡有司受詞數千盡送與嵩：

檢閱其詞而處分之尚可諉於不知乎既知之又縱  
之不惟縱之又且曲庇之此臣謂黨不能無罪也伏  
乞 聖明乾斷少加切責以爲人臣欺君之戒詔下  
法司訊狀世蕃私黨尚樂傳逆謀盡極工各以策獻  
自裁之每拍掌曰仁他燎原火自有例海水私謂賄  
之一字自不可揜然非 上所深惡必殺惟揚椒山  
沈青霞之獄 上最內忌填入必激聖怒至聚衆通  
倭之說直以言官謾語颯使削去便可脫身謀定其

黨班：揚言如此如此一則中揭沈之冤可望昭雪  
上則慰士大夫憤懣不平之情可以得名若牽扯所  
無之事人既不信上亦生疑非計之得蓋就中臺省  
居多伴東公論陰主奸謀其語漸聞於當道刑部尚  
書黃光昇左副御史張永明大理寺卿張守直亦以  
為然依其說具稿詣徐階帝議之徐曰已豫知姑問  
稿安在史出懷中以進閱畢曰法家斷案良佳延入  
內庭屏左右語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生乎死乎曰

死不足贖罪又曰此案將殺之手生之手曰用楊沈  
正欲抵死階笑曰別自有說楊沈事誠出其謀誠犯  
天下萬世公惡然楊以計恨上所歸取特旨沈暗入  
招中取泛旨 上英明豈肯自引為已過一入覽疑  
法司借嚴氏歸過於 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  
公子平：打發出國門矣放出回善抑法司不能辭  
責我亦何以自解我不足惜諸公方負物望權若  
地旦夕家宰此舉又衆所瞻仰如斯而已乎衆愕然

請持歸另議曰離此一步進此一刻洩此一語從中  
攪擾者必多事且有變今當以原疏為主而開發取  
衆本謀以試上意依次須大司寇執筆謝不敢當  
曰天下事惟相公能測階出一幅於袖中曰擬議久  
矣諸公以為何如皆唯唯因曰前番携印及寫本吏  
同至寧志之手皆曰已至即喚入爲戶令疾書用印  
封上仍囑法司當日於午後到朝房携印吏候未  
出閣即相會不可謀一人輕發一語乃散去世舊兄

前稿自喜計行謬謂龍文曰諸人欲將我與余償沈  
楊命柰何龍文不應執其手平語曰且乞飲不十日  
釋縲絏喜歸上因此念老父別有思命未可知徐  
老兒本欲先取其首以快我心姑容至今亦是老父  
欠新欠養成其志今落我度中且暫歸用前計未晚  
誰謂阿儂智者龍文喜問故曰勿言且看徐階改疏  
云世蕃負性悖逆橫肆不遵生死朝廷之威福乃敢  
假之以恐留於外爵賞朝廷之名器乃敢鬻之以歛

貨於已自中外百司以及九邊文武大小將吏歲時  
致餽名曰問安凡勦叛功罪以及修築城牆必先科  
冠限而多則鉅萬少亦不下數千納世蕃所名曰買  
命每遇大選急選推陞行取等項報編索重貨擇地  
揀官巨細下遺名曰講缺及已陞官候任即搜索庫  
藏剝削小民金帛珍玩惟所供送名曰謝禮甚有已  
却解發各邊報而大半歸之世蕃或木出都而中分  
或已抵境而送達以致士風大壞邊事日非怒藏空

虛閣閣凋瘵此國家禍宮迄今數載未復義年逆賊  
汪直勾倭內訌罪在不宥直徽州人與羅龍文姻舊  
遂授十萬金於世蕃擬為授官荒蕩興悞陰與非分  
世蕃納其重賄公為護持向非神聖威斷或徙或誅  
雷霆不測幾至繼賊殘民貽憂宗社江西南昌倉場  
一省積儲所繫世蕃聽壁官彭孔和謀謂其地米王  
氣遂拆毀倉敷建造府第其中重壩九區規制擬於  
王者又以揚州財藪地當南北之衝創造造氏第宅



縱家奴嚴冬在彼營業侵占民產網奪商利諸所專擅僭越淫佚克悉之事推髮難數陛下曲救其死誦充雷州衛軍不忍引咎感恩乃快懷怨望安居分宜足跡不一至戍所能文亦自潯州衛逃歸相與設言咀呪搆煽狂謀招募四方亡命奸盜及一切妖言幻術天文左道之徒至四十餘人以治宅為名陰延諸曉兵法之人訓習操練厚結刺客十餘人專令報讐害殺人懾制衆口至於畜養奸人細作無慮百數出

入京城往來道路絡繹不絕能文亦招集汪直通倭  
餘黨五百餘人謀與世蕃外投日本其先所發遣世  
蕃班頭牛信徑自山海衛棄伍北走擬誘致北酋而  
北酋應世蕃子紹庭以帶俸錦衣在京高隱前項刺  
客細作朝夕伺伺共入嚴嵩溺愛蔑法留世蕃原籍  
仍敢崇飾偽詞奉祈禱成欺罔不忠莫此為甚按世  
蕃祈坐死罪非一而缺望排上尤為不道請向能文  
俱擬子罵父律處斬世蕃量追贓銀二百萬兩能文

二十萬兩所侵南昌各地仍送入官揚州第宅責令  
彼處官司變賣價銀解部其間強占民間田產給還  
原主子侄通籍在官者逆種惡流法當削奪逆黨彭  
孔等侵匿科索等賊及朋謀亡叛等情與其家奴嚴  
於一等窩藏強盜陰養俠客霸奪人妻女房宅田土  
等事正悉下撫按官嚴提重究獄上上曰此逆情  
非常余等皆不研究只以潤疏說一過何以示天下  
後世其會都察院大理寺錦木衛從公鞠訊具以實

聞旨下階袖之印而房官都不使見出長安門法司  
官俱集至催錦衣官同至城隍祠取二惡畧問教語  
仍速至私第書印如前先後形跡甚秘外都不知世  
蕃雖善探亦不得而窺也疏中極言事已勘定其交  
通傳虜潛謀叛逆共有顯證前擬未盡其辜請坐正  
典刑以洩神人之憤得旨既會同得實世蕃罷文即  
特處斬二人聞相抱哭家人請寫遺囑謝其父及妻  
子子我未能成字却人聞之大快各相約持酒至西

市有行刑者如堵牆有卷階能剪大愁者蹙額曰政  
本須得人同官在合德合則和衆事主則天下可治  
彼自取罪予之不幸多此周折豈得已哉又曰彼殺  
桂洲我在事人殺其子人必不亮知我其天一聽日  
後分解或又曰世蕃如虎縛不得不緊階笑曰鼠也  
事竣報潤南京通政司奏議累陞都御史巡撫應天  
其在應天也首訪民疾苦為上封事十餘條懇切惻  
怛而潤於捕廉氏時往來江上已彼疾抵吳猶強視

事竟卒於官先是倭亂蘇州被隔其次年潤以辰謁  
過家疏請蠲租三年仍乞帑金復學宮並予諸書生  
卹人德之既旅餽逆抵江橋卹人各為位遮道祭哭  
凡三日夜不絕諸書生以潤功德在鄉校中最大會  
御史行部請祀潤於學宮之西偏御史庶問諸書生  
是如其請

鄒應龍陝西富平人嘉靖丙辰進士繇行人非江西  
道御史恃嚴嵩求政于世蕃勢熾灼甚自給事中吳

將來主事董傳策張紳請成後無敢以身試者慮龍  
等之謀具疏一夕夢出獵見高山射之不中東有塔  
壘樓其下甚壯樓俯平田有米草覆其上一注矢拉  
然醒而悟曰此小兒東樓之兆蓄之為表居然可見  
士戊五月 上命方士藍道行扶乩直指萬父子不  
法事 上心動道行出以告大學士徐階、授意慮  
龍逆劾奏疏曰工部侍郎嚴世蕃係大學士嚴嵩之  
子憑藉父勢專利無厭私擅爵賞廣致賄遺每一開

選則視官之高下而低昂其直及逆陞遷則視缺之  
美惡而上下其價以致選法大壞市道公行群僇競  
趨索價轉鉅聊舉一二如刑部主事項治元以一萬  
三千金而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二千二百金而得  
知州夫以司屬末職卻邑小吏而賄以千萬計則大  
而卿尹方岳又何所涯際耶至於交通賂賄為之關  
節者不下百十餘人而伊子錦衣嚴嵩中書嚴鴻賓  
奴嚴年中書嚴能文為甚即數人之中嚴年尤為點



狡世蓄安以心腹諸所常官賣爵自世蓄所者年率  
十取其一不才士夫統為媚奉呼曰鶴山先生不敢  
名也逆萬生日年報萬金為壽彼一介僕隸共尊大  
富侈如是則主人當何如耶萬父子原籍江西袁州  
乃廣置良田宅下南京揚州儀真等處無慮四十所而  
以惡僕廉冬主之抑勒奪佔怕勢肆害所在民怨入  
骨大其牟利無厭在於四方者若此則原籍又何如  
耶倘有異者往歲世蓄遭母喪陛下以萬年老特

留侍奉令其子鳩代為扶視而還世蕃名雖居憂實  
喜得計押客會宴擁侍姬妾妙舞高歌日以結夕已  
為鬼神所厭扶其一目至於鳩本豚鼠無知習附賦  
穢視祖母喪有以奇貨騷擾道路百計需索往還所  
經諸司恣望風趨承即邑為空則世蕃威福太盛之  
所煽赫也今天下水旱頻仍南北多警民窮財盡莫  
可措手者正由世蕃父子貪婪無度括克日棘凡四  
方小吏莫不竭民脂膏剥民皮骨欲償已買官之費

如此則民安得不貧國安得不竭天下災孽安得不  
迭至也臣請斬世蕃首懸之藁卒以為人臣不忠不  
孝者戒其父嵩受兩厚恩不思報效而溺愛惡子任  
其播弄利權極黨蔽賢黷貨敗法亦宜急令休退以  
清政本如臣有一言不實即斬臣之首以謝嵩父子  
之恨并為言官敗詎者戒疏入令嵩致仕去逮世蕃  
拷訊嵩上疏為世蕃求解不聽世蕃及子鴻鵠飛龍  
文皆論成應龍陞通政司叅議上尋悔之諭輔臣

階曰震蒿已退其子已伏罪敢有再言者同應龍俱斬中外虞嵩且復用而久之階益見信乃已父世蕃敗罪棄市上見應龍名輒恨之格置不用隆慶二年分理畿首盜屯瀋厝三年陞都御史巡撫雲南土官普崇明兄弟構爭應龍輕信中軍協守盧移兵進勦僮寇襲之而致喪師應龍去繼撫王凝計擒元惡撫處僮亂定詔戮守盧應龍奪職為氓

沈來會稽人嘉靖癸卯解元甲辰進士出理薇即三

年而拜給事中時分宜父子怙寵專政未入垣三月  
觸事憤憤特論列其罪狀語稍滿會總兵同尚父察  
請卹典嚴氏恨共素不附已報寢未抗疏曰臣聞上  
有必行之賞斯下有必效之志尚文忠勇素著國之  
長城其死也逆人亡不洒淚者而身後之典格而不  
行其何以示勸夫當事之臣不能上體 聖心任已  
意為予奪臣竊悼之疏入為大志條旨狀闕下辱繫  
詔獄出絕者三四恍惚見神人金甲頓然立於前呼

先生者三徐曰少恐亡恙既數月而刻始愈先是來配張孺人自會稽來念東未有子置妾潘氏與俱既至則東已下獄三日笑張孺人語潘氏曰吾恐死以視夫朝夕分也若艾年且未識夫面寧能共守乎潘氏涕泣誓以死待卒相與茹荼苦拮据女紅易升斗獄中索纒類以僅絀來日惟兀坐玩周易著周易通解要眇自得發為詩歌悲壯悽惋庚戌冬鹵入犯闕司業趙貞吉抗言錄周尚文功赦沈東罪鹵可不戮

而退亡何貞吉竟斥去束在獄聞而狀輒具疏請得  
精騎五千往來督戰以外疑鹵而內翼蔽都城且度  
鹵飽而歸必道涿鹿出遵薊或衝突於宣大且傳檄  
諸路乘其惰歸設奇夾擊必大勝當見疏輒斥去曰  
因安得上書其後除姚趙錦上虞徐學詩會稽沈鍊  
先後上書論嚴氏皆被逮摘持號越中四諫會有構  
者謂鍊與束同宗疑有連於是益切齒欲甘心於束  
屬至者加械束手足束分且死誠家人充後事張孺

人徬徨切衣如具兩指期俱死徐階力為中救得免  
壬戌嚴氏敗求繫獄十有四年父邠州年八十有七  
疾且革思一見求張孺人伏闕上疏請以身代繫令  
夫得一見父以慰凡三上乃下部却議上不報然

上意稍動矣當是時上嘗居齋宮好鈎察外事  
即獄中一語動日錄以聞謂之監帖然守者或亡所  
錄則姑塞以謾語丙寅冬帖進云有鵲當沈東前噪  
不休東曰豈有喜及罪人者耶益謾語而上信之



遂釋束束歸而邠州公已不待矣束踊而號曰痛乎  
生不救死不舍吾尚得為人乎於是枕塊水飲佯狂  
自廢丁卯 莊皇帝登極首錄諸諫者起束原官上  
疏乞補制尋遷都給事中再遷南通政竟以疾辭自  
是獨掃一室左右經史日夕研討其中所著有易圖  
洪範律呂諸說書詩春秋禮諸解及潮候集雜詩稿  
惜多逸者家故貧僅有田十餘畝婦妾并日而食處  
之怡然有司新一望見顏色不可得也辛巳年六十

石匱書

卷首

沈東

六

鳳禧堂

有八逆卒少時好讀蘇武傳每讀輒掩卷歎歎當食  
或廢者繇今觀之蘇處北海十九年白首歸漢來繫  
獄十八年亦白首歸曰蘇之歸也以雁書來之歸也  
以鷁帖皆託之人而成於天事誠有不偶然者然蘇  
尚非官而求不非蘇有子而求卒無子其節愈苦而  
數愈奇天道其何如哉求在獄無事則兼攻匠藝倘  
得香楠數尺獄中無斧鋸則以廢鐵日夕磨之久而  
鋸利遂以琢木為文具凡大格七小匣八巧若天造

益累日積歲而成者又得授數片編以為筵體固而  
塵尾良工皆謝不能事又得淨土數塊鍊之數斗製  
作暹暹銅鼓於燹下煨之擊之聲聞數里事雖微瑣  
亦足以覘東之因而能亨笑出獄後潘氏尚一處女  
張孺人冀東有後日令潘氏進御而身出汲入炊無  
難容求沒未幾而潘氏亦尋沒凡東之勁節介行雖  
所自樹亦其婦妻能成之也山陰令徐貞明表其里  
曰一門風節

石廬書

卷五十四

沈東

七

鳳嬉堂

王宗茂京山人嘉靖中以進士為試御史持相嵩方  
貴幸其子世蕃恫喝中外百司挾其賄巨萬鹵關入  
至都門外而相嵩賄益甚宗茂憤憤不平奮上書極  
嵩誤國負主八大罪確有指據 上見色勃而外難  
相嵩特召當制大臣諭薄宗茂罪出為溫之平陽丞  
宗茂之平陽務為清勅稱職不少見逸人態其所辦  
誣良民為島寇導者三十餘印上官亦為承屈丞又  
厲禁其棄女者居半載而全女口三千餘女長皆冒

丞姓尋丁母憂歸是時宗茂父橋為粵右布政有重  
望蒿以宗茂故勅罷之宗茂四傷母死而恭養父進  
而晨暮夔：奉食不敢以瘠見也退而哽咽幾絕者  
數四宗茂父老且病深居出惜時時及出處不能無  
嘆宗茂謹俟其解而後罷他惟端以薦久之父病亦  
不起宗茂摧毀無復意人間矣 天子尋用御史言  
乍相蒿成其子而宗茂以哀憤積成疾卒相蒿罷與  
其子成之日即宗茂死之日而宗茂竟不及知也當

屬纊語不及私惟曰上活我無以報上恩穆宗  
初贈宗茂光祿寺少卿朝議以五品法不得予祭葬  
又以薄謹不得予嗣廢時論薄之宗茂悅號虹塘山  
人春秋五十有二王世貞銘之曰余讀隆慶初考功  
令而惜之御史業已驗若著蔡而胡陘之一五品為  
壅闕明主湛恩也且夫旌諫臣宜第事可否不宜獨  
第禍雖然所以為御史足矣何所事此是宜銘曰  
時汝志而後合之時庸汝言而使汝不及知時汝報

而僅此於斯天耶人考焉吁噫嘻

徐學詩浙之上虞人以進士任刑部江西司郎中時  
嚴嵩弄權父子濟惡學詩上言頃者逆胡入犯畿輔  
詔使群臣盡言然未聞有以探本之論陳於陛下  
者今大學士嚴嵩奸貪異常各處巡撫總兵等官皆  
括克軍民爭效金寶以充嵩之囊橐是以釀成內患  
幸上不誅乃復舉引不詳之說以說清問縱于世  
蕃受失事李鳳鳴二千金使任荊州總兵又受老廢

總兵郭琮三千金使補漕運滿朝縉紳無不歎憤而  
竟莫有一人敢抵牾之者誠以內外盤詰上下比周  
積久勢成而世蕃猛鷲擅執父政凡諸司奏請稍涉  
疑畏者必閉口然後敢聞又嵩之權柄足以假手下  
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利勢足以廣交自固乘機構  
隙足以示威劫衆文詞便給足以飾非強辯精神警  
敏揣摩精巧足以趨利避害而彌縫缺失私交密惠  
令色脂言足以結權當路而絨奪人口故諸凡論嵩



者嵩雖不能頸禍之於正言直指之時亦必託事假  
人陰中之於遷除考察之際臣不能悉記即如先任  
給事中王燁陳愷御史謝瑜童漢臣等於時亦寬宥  
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蜮不可  
測讞率自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何者誠畏其陰  
中之也臣伏讀 聖諭有大破逆賊鹵寇之語竊謂  
大本大端不必遠求但並罷嵩父子 皇上攬權於  
清穆之上而六卿分治其職天下遂大治矣疏入

上謂其來間報後下鎮撫司拷訊榜掠無全膚尋釋  
歸里以病卒隆慶改元贈卹如例

吳特來仙居人嘉靖癸丑進士授松江府推官特來  
戎盤踞柘林即守卧疾直指檄推官屬之城守特來  
練兵屯四郊以備聲援而寇勢逆甚士女趣入城以  
萬計曰城外非吾民耶以民予賊而抱空城奚為恚  
縱之入城隘民聚壘械蒸染大疫乃四啟水關使輸  
薪穀回其歸舟以積穢出之客兵橫悍剽掠不異寇

為好語結其長日率之以徇於却刁斗相屬天勿戢  
呼其長縛治之迄終事無敢犯者總臣張經移璜境  
上有親兵取人一縲竟鞭之數十經怒諫之徐對曰  
明公用兵安民也恐庇兵殃民乎經愧而止明年寇  
猝至攻城兩甚城崩數丈急撤屋數楹而陰識其姓  
名於屋材夜選卒運之城外以為木柵擇修城者平  
明柵半三日而城完復以柵材選為民屋則曰昔所  
識也賊攻之不能下棄而北走城卒賴以完徵非刑

科給事中分宜盜權父子納賄極疏其奸狀以聞遣  
戍嶺北隆慶改元詔起行間游晉南臺都御史

張紳柳州人嘉靖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與同舍高  
岱董傳策以氣節相砥礪會給事中吳時來疏嵩父  
子奸狀紳與傳策章縫上供下詔獄訊所主使者紳  
傳策對曰臣自求為社稷死耳時能主使者即有罪  
臣三人自當之會地震上怒解發烟瘴地永遠充  
軍紳成都勾諸生日執經侍講紳語以忠孝大節及

性命之旨曰性命非懸空者誰倫物該性命非真性命也乙丑嵩父子伏辜丁卯穆宗登極召補吏部  
驗封司郎中晉大理寺少卿尋轉右僉都御史巡撫  
南贛汀韶督軍事至則撫流民遏尙寇平三巢又遣  
兵解惠州之圍念徃徠為白粵梗疏請先勦古田次  
及八寨則白粵無煩而顧天子建之後悉如所策  
四年庚午巡撫湖廣晉大理寺卿尋進兵部侍郎疏  
乞歸養萬曆二年起兵部侍郎累疏乞休歸己卯卒

於家傳策嘉其人嘉靖癸丑進士仕至南京禮部右  
侍郎歸里御其家僮僕暴酷甚死者前後數十迫則  
謀欲殺傳策傳策亦自覺之欲徙避不米竟為奴所  
縛命之凡數劓鵬皆出事發奴十餘人皆磔於市  
趙錦餘姚人嘉靖甲辰進士除江陰令屬歲大校錦  
令貧富得相貸所活民以萬計巨盜許貴者時出沒  
剽掠村聚錦以計擒之民始帖席上官有以供需稱  
令煎煉錦者錦從容言曰所需非上有民且殍又腹

削之不恣也請就劾上官報然三年徵為南臺御史  
巡至江上江有寇：太倉朝議故總兵官於江淮籍  
言小寇偶聚不足以煩大帥置重兵請罷設便從之  
歲省費數十萬尋奉詔清雲南軍政元旦日食錦馳  
疏引春秋陰盛陽衰之義極抵分宜相怙寵納賄竊  
罔賊民凶伺上意以恭恭順外脅諸司以張威福  
化萬餘言皆發其至隱分宜父子銜次骨遠縱騎急  
速錦械行萬里途中墮車者再偶入坎窩輦過得不

死至則下錦衣獄竟除籍歸方錦之繫也有巨賈某亦在獄視錦泣下曰公即拷訊宜為數脛計得六十金公脛全笑錦曰嘻吾不能保首領而能保脛且吾又安得金明日榜掠備至：夾脛骨蘇：有校數去米錦倖若陰護錦者則賈已代為歸行金得不甚創辭既具分宜必欲殺之柔檄杖百獄上肅皇帝引樂抹廷杖一百數字以故得免錦常言吾得苟全喘息至今皆肅皇帝賜也為之感泣 穆宗踐祚起錦



河南道御史尋陞太常寺少卿時因供奉奏罷端午  
龍舟之戲又奏折江陰于鱗及蘇松常鎮白糧減耗  
二事至今德之明年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  
州土酋安氏提重兵聚於苗夷間難控馭錦宣示朝  
廷恩威不敢不用命諸苗有反側者安氏報內劾之  
粵西大治轉大理寺卿工部右侍郎尋轉左萬曆初  
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歷刑禮吏三部尚書皆南  
京特江陵採國欲引錦為助而錦徒然無所依阿時

或諷議朝政得失語稍：聞江陵江陵恨之陰令所  
厚劾鄧：遂致仕江陵卒是臣薦起而京吏却尚書  
尋召入為左都御史掌院事時江陵敗後楚黨坐斥  
殆盡諸御史引繩批根杆擊不止錦上言 肅皇帝  
籍尚時株連無辜以足其數至今江西未蘇今日之  
事又甚於昔願 陛下回貸一家毋流毒三楚特  
上怒方甚而鄧特議益懇事以故少寬人服鄧長者  
考六年滿加太子少保 駕幸山陵再奉勅居守已

又改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學院如故而戊春大計  
外吏錦抹訪甚核方欲有所激揚而會繼母訃弗獲  
終事歸踰六年辛卯起陞刑部尚書再辭不允與疾  
行至姑蘇遂不起訃聞贈太子太保遣官祭塋如例  
郭希賢江西豐城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左中允謫  
兩浙鹽運副使大計削籍三十九年裕榮二卽並處  
京師固本未定物議譁然希賢素恨嚴氏乃使人至  
京於鬧市揭匿名帖言嵩欲謀害裕王以搖動群情

遂上疏請建帝立儲疏曰臣進伏獻詠生未報恩死  
何裨日今天下談士皆稱南安北狄為中國憂臣切  
以陛下欲安天下有緩有急益孔子曰不在顯史  
往歲恭讀聖諭欲建帝立儲者道路相傳以立儲  
賀臣度立儲未也莫若先安儲臣願陳忠之日久矣  
以為說從則兩存俱利臣之大榮也說不從則出位  
死罪臣之大懼也乃間歲星變地震大殿縫穴皆天  
出仁愛之象謬意在廷或有出死力為皇上計者

乃卒無一二臣念避死欲終不言每思主恩感泣  
愚然志生臣不敢言立儲請言安儲何謂安儲誠以  
君相：信則儲安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  
安相信有道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  
道總攬是也臣視自古蒙無故之議者仁君不及全  
其臣履危疑之地者慈父不能庇其子今皇上至  
愛莫如二王至聖莫如元輔其初何嫌何疑也自言  
者倡為西問二王嚴嵩之說臣恐輔臣疑而不自安

則何暇善後然尚可議也錄差遠也二王疑而不自  
安則誰與承洮此可大慮也錄最近也 皇上何不

降德音諭元輔以益加忠謹諭二王以毋忘恭敬使  
王毋疑於上而亦無疑於萬王心無所惶惑而師  
保是依大臣無所避忌而臣贊益力則釋疑而君相  
相信則儲可得而安也謂之至和臣聞神龍離洲人  
易狎之美玉出匱人或伺之二王親 皇帝子也貴

則國本之寄同處京府則崇高所共欲防不預設則

謬陳所錄萌是故切而難就以爲思也長而出封以  
強本也官府不宜久虛山川若已預待臣願大臣盡  
計 聖明早斷及時勅景王殿下之國同其翼衛罷  
以殊數則分封而兄弟相保儲可得而安也謂之至  
福臣惟父子之愛天性也恒情體子未有不遺之安  
逸而身任其艱大者今時何時四郊多壘一日萬幾  
誠非 皇上艱大自躬太平未易及掌分封之典既  
定留京之意已明天序所屬克舜不能以揖讓 聖

愛無私伊周不得而假手臣願使裕王殿下親近儒  
賢涵養冲質討論往古切劘仁孝即 皇上從容而  
議建立無所不可則總攬而父子相體儲可得而安  
也謂之至治內外守府彼此無猜宮中問省之牋不  
特而進麾下富貴之想奚自而生人之傳世享國次  
之全終股肱此安儲上計今日急着也臣每嘆古者  
忠臣不進耕而忘君烈士不避戮以直諫光國者不  
計其私安君者必及其後惟 聖明仰慰 祖宗在



天之望深思 聖母一脉之托 蔡臣惡始終之無他  
赦草莽言計 自臣為始 則士豈有不嚮風例 首爭效  
闕下者哉 疏入相 為擬下禮部 上不悅 曰 下禮部  
何為者 誠用其言 即告行 郊廟矣 嵩等言 希 疏意  
可疑 當令禮部會三法司同議 上諭嵩曰 汝見彼  
疏 豈不悶怒 疑字一端 却未見彼懷逆之意 夫立子  
為儲 帝誰可建者 遂手諭曰 毋和必無故 理今不忠  
之臣 不義之民 皆惡不速行 新政 以君相久位 矣 却

司雖皆大臣又謂諛也可問之耳目官乃摘疏中建  
帝二字命禮科會同科道官集議以閑給事中藍瑩  
御火崔棟合疏本布賢怨望傾險生妖言惑衆律

上令所在撫按即持處斬傳首四方詔下布賢方為  
子與婦緋衣延客御史詣其家修謁甫就坐胸左右  
曳之出界赴市妻子俱不及訣隆慶元年錄死諫諸  
臣追贈某官特詔槩卹

石廣書曰與嚴氏為難者來也學詩也宗茂也簡之

時來也傳策也淵也錦也希賤也角之應龍也乾紫  
之淵也孫彌之嚴氏熾定於位其早繁也固矣大姦  
之去如距斯脫應龍之功其可泯乎哉若夫芟夷亂  
本得巨惡而甘心焉淵定終之不可誣也余請卷伯  
之什後界豺虎投界有北投界有吳古人惡之心  
何其愈進愈毒也哉